



一转眼离开军校已经整整三十年了,想起离开大连陆院的时候和战友教官们紧紧拥抱,发誓一定常回来看看。然而直到部队撤了编都没有能够再回去,好没有良心。不管是有没有良心,记不记得情谊,当兵的日子已经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那时吸收的营养和受到的教育都已经成为了肌肉记忆。

军校是让你“收骨头”的地方。北方的天气夏天不热,冬天有暖气片,倒也舒适。只是住在十一个人一间的营房,不开窗的日子里总有股奇妙的气味,非兰非麝,如麝似郁……溯源而去,很可能就是床底下摆得整整齐齐的解放鞋,还有鞋帮里塞得已经发硬的三天没洗的军袜。睡觉的被子也是有讲究的,如果搞得松松软软盖着舒服,那你就完蛋了,内务检查一定受批评。据说有上一届留下来的不传之秘:把被子面摊开了,喷上凉水,再拿大石碾子压过了,这样才能叠得四四方方。冬天吃的只有“老三样”,土豆、萝卜、大白菜,每个礼拜四中午吃一顿红烧肉是翘首企盼的大事。不过说是肉,其实不如说是肥膘下挂着一根肉丝来得准确。有了艰苦生活的历练,在后来的日子得益良多,能屈能伸总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唯一的毛病就是,常常在商务宴请中,美酒佳肴上得差不多了时,偷偷地跟边上说:“让厨房再加个土豆丝。”

军校也是让你“断舍离”的地方。家里有再好的条件也只能带一张清单里的行李,多了也没地方让你放。一到部队就发制服,冬衣夏装,一式两份,一套是绿的,另一套也是绿的……军大衣披着倒是挺帅气的,有点林海雪原的意思。但自从有一天看到舰艇学院海军的飒爽军装,这茬不提也罢。断舍离的不光是东西,还有脾气,不管你是妈宝男还是小棉袄,到了军队就是必须服从命令的一个兵,教官训起来,一点情面也不

会留,实在激烈了,说不定还会被踹一跟头。有再大的委屈,也只能自己扛着,没有人会像爹妈一样骂完了再煲一锅鸡汤给你。

十七八岁,离开的不只是爹妈,还有青梅竹马。那些没有电子邮件,邮寄一个来回就是半个月。一年下来,鸿雁传书的事情没少做,愣是我一个理工男逼成了文艺青年。平安夜,咬咬牙花些电话费,打个长途去她家,听着话筒那头的她弹新学的《月光曲》。一边听一边捂着话筒,冲着后面排队的一串光棍躬身作揖,“请再给我两分钟……”一个连队一百多号人只有一部公用电话,再好的兄弟也得急眼……这样的环境里的断舍离,不全是坏事,抹平了优越感,治好了妈宝男,以后对感情这件事情也多了几分尊重,该拿起的时候握紧,要放下了也得放轻轻。

军校也是让你“洗脑”的地方,这一年军训的用意是让年轻人踏入名校之前先“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那时年少狂悖,笃信“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派来做我们这批大学生的教官确实是件挺难的差事,既要像军队一样严格管理,但也不能野蛮粗暴。既要赢得所谓“天之骄子”的尊重,还不能给惯着了。我的教官不算是一个典型的好军官,我们背地里也把他划为“兵油子”一类。比起其他几个区队长,他最不严肃,训练的时候,嬉笑怒骂,偶尔冒两句粗话,情绪奔放而不正经。日常训练之余,就会拉着关系好的几个学员跑去他屋里抽烟喝酒,玩他养的那缸金鱼。三两上头,就开始海阔天空,听他生硬地弹那把破吉他。那时候流行读王朔,听他读《空中小姐》,“站在这情感人的大海面前,我涕泪滂沱……”混得时间长了,就逼着我们在训练之外叫他“老王”。有老王“罩着”,当兵还算有意思。咱训练比赛必须认真,因为要替老王挣面子,但其他时间的自由度大大提高。

话说,除了军队的日常功课生活之外,还有为数不多的一些文化课,英语是其中一门。上课的女教官年纪不大,笑容温婉,说话轻声轻气,但是专业比起课堂上的各省学霸来确实有点儿力不从心。有一天上课,教官不记得是念了哪个单词,发音别扭。我就“态度诚恳”地用英式和美式发音各念了一遍,说:“……这个是伦敦音……那个是美式发音,您的那方言音不太常用。”下面一起大笑,教官表情复杂,悻悻又不好发作。幸好下课了,化解了尴尬。我的出言不逊和教官的忍气吞声在当时感觉是一种胜利,还挺得意的。

这事儿被老王知道了,铁青着脸把我抓到他屋里,狠狠训了我半个小时。省略中间的粗话、脏话、车轱辘话,记忆中基本上就这三条:第一,你个大爷爷们儿,欺负一女的(听说教官回去掉了眼泪),你这就是个混蛋。书读得少的混蛋危害不大,仗着书读得多的混蛋危害巨大。第二,别以为你牛,总有别人比你更牛,你总不能样样事情牛。你牛的时候别拍别人,牛不起来的时候就等着被人拍。第三,做人做事都别太大气,以后你看不惯,不屑为的事情多了去了,自己心里把杆秤,别欺负老实的,别被有秤的胁迫。

近日,在沈阳烈士公墓隆重举行了从韩国接回的当年志愿军遗骸的安葬仪式。我注意到,每一具盛载遗骸的骨灰盒上,都覆盖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而这些旗都是每天清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时用过的,并于当天收下珍藏的。

这真是一件令人肃然起敬的事情。这些志愿军战士都是为国捐躯的。虽然日历已翻过了数十年,但祖国和人民始终没有忘记他们,想方设法,历尽艰难,把他们的遗骸接回祖国,让他们真正魂归故土,时时能与亲人团聚。他们是祖国的好儿女,在他们的遗骸上覆盖国旗是对他们最高的奖赏,也是全国人民对他们表达的最崇高的敬意。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国旗不是一般的,它们来自天安门——祖国的心脏。每天清晨,成千上万的各族同胞跨过千山万水,汇聚到这里,注视着

偶孙悟空也就成为陈为群的代表之作、成名之作。当时有不少青年当木偶演员专业思想不稳固,瞧不起木偶表演,陈为群在剧团黑板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写道:“我要大声地说,我是木偶剧团的演员!”正是出于对木偶艺术的这份挚爱,使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优秀木偶演员。

1962年陈为群进入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木偶表演班学习。他一见小木偶就喜欢上了,甘当幕后英雄,认真地学习木偶的操作技术。我们团主要是杖头木偶,右手举木偶,左手拿两个杆子,长期训练下来,总是右手比左手粗壮,陈为群不觉得苦,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快乐。别看陈为群不爱说话,但是他的眼睛在看,心在记,善于观察,善于学习。

我们团开始建团时,有8个老演员,人称“老八哥”,这是旧时木偶戏班中对老艺人的尊称,八个人唱红白喜事,正好摆个八仙桌吃饭,他们个个身怀绝技。陈为群真心诚意地向这些老艺人请教,他们也非常乐意教这个青年,使陈为群在木偶表演艺术上迅速成熟,悟到许多门道,渐渐地把担

它同旭日一起从东方升起,那上面凝聚了多少炎黄子孙对祖国母亲热爱的目光啊。如今把它覆盖在烈士遗骸上,就是把祖国、人民和烈士们的爱紧紧地交织在了一起,千秋万代也分不开了。

具有这一构思的同志是站得高的,他们把对烈士的缅怀和纪念提到了共和国的高度;作出这一安排的同志是思路宽阔的,他们把对祖国的感情形象地化成了一面旗;具体操作这一过程的同志更是具有超强实践能力,他们不是寻求普通的国旗,哪怕是崭新的,而是让每天从天安门换下并保存起来的国旗担任这项任务,作为珍贵的纪念,让它和烈士们永远融为一体。据说,一些老同志告别仪式时,身上所覆盖的国旗也是来源于此。这真是意义特殊的纪念啊。



前阵得到一本书《握杖之技 舞杖之秘》,作者陈为群是我就职的上海木偶剧团的演员。说实话,在剧团时,我几乎没有与他说过几句话,只是见面问个好。因为我在编导组,每周去一次碰头会,平时出去采访或者在家创作。他在演员组,每天上班。但陈为群演的戏却看得不少,如《东海小哨兵》《八八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小民兵》《stop-熊》《啊涕熊猫》等。特别是他演的孙悟空,印象特别深,操纵木偶人物动作精确、细腻,虽是木偶,却很传神。在塑造孙悟空这个人物时,他借鉴了戏曲的表演手法,无论掏翎子、亮相、跟头、耍棒、开打,技巧娴熟,猴味十足。这个木

幸福上海·美好生活手机摄影大赛 征稿启事

毛姆说,人生处处是起点,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看看生活在上海的活力老人,他们的生活哪一点比年轻人逊色呢?时尚之都、魅力上海,流年虽易老,繁华尚未尽。请一起晒出手机里的美好,分享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幸福感受吧!

此次摄影大赛由上海银行和新民晚报社联合主办。征稿自即日起至2022年10月28日。参赛对象:居住在上海,年龄50岁以上的手机摄影爱好者。投稿要求:相片原图,注明作者姓名、年龄、性别、联系电话、作品标题。

投稿方式:1.发送邮件至 hongse@xmwb.com.cn
2.关注国家艺术杂志微信公众号,发送至后台。
3.关注夜光杯微信公众号,发送至后台。

说说纪念品

说起纪念,就是对某些人或事的时时记起和念念不忘。不少纪念是无载体的,记在人们的心中。而很多情况下,纪念依附着一定的载体,如纪念碑、纪念像、纪念馆、纪念照、纪念册,乃至纪念封、纪念币、纪念邮票等等。每天换下的天安门升起的国旗当然是纪念品,因为它是祖国的象征,而当它覆盖在烈士或老同志遗体上时,它又成了褒奖,具有了第二次的纪念意义,这就显得更有价值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值得纪念的人与事与日俱增,由此而来纪念物品自然也就应接不暇。怎么充分体现它们的纪念意义,怎么更有效地显示它们的纪念价值呢?精心整理与收藏应当是起码的,充分地陈列与展览也是应当的,但东

子从老前辈手上接过来,成为推动木偶剧发展的新生长力量。

陈为群并不满足于当一个木偶演员,他开始向编导方面进军,执导过《天使的玩笑》《木偶奇遇记》《星光灿烂》等。不仅仅在本团,还为兄弟木偶剧团编导了不少剧目,而最令我刮目相看的是他在木偶理论上的努力和创新。

刚进剧团时,我去看演员队排练,谁知导演在排人戏,手上不拿木偶。那些演员大部分都有点年龄,而且没有学过表演,有的驼着背,有的迈着八字腿,我觉得挺好玩的。哪知道,当他们举起木偶表演时,完全换了一个人,生龙活虎,栩栩如生,我盯着木偶看,简直看呆了,木偶在他们手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演什么人物,就绝对的对。

陈为群和《握杖之技 舞杖之秘》

丁言昭

说,我是木偶剧团的演员!”正是出于对木偶艺术的这份挚爱,使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优秀木偶演员。

1962年陈为群进入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木偶表演班学习。他一见小木偶就喜欢上了,甘当幕后英雄,认真地学习木偶的操作技术。我们团主要是杖头木偶,右手举木偶,左手拿两个杆子,长期训练下来,总是右手比左手粗壮,陈为群不觉得苦,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快乐。别看陈为群不爱说话,但是他的眼睛在看,心在记,善于观察,善于学习。

我们团开始建团时,有8个老演员,人称“老八哥”,这是旧时木偶戏班中对老艺人的尊称,八个人唱红白喜事,正好摆个八仙桌吃饭,他们个个身怀绝技。陈为群真心诚意地向这些老艺人请教,他们也非常乐意教这个青年,使陈为群在木偶表演艺术上迅速成熟,悟到许多门道,渐渐地把担

西越积越多,不调剂盘活,作用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天安门国旗的使用给了我们启示:有些纪念品可再次甚至反复使用,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一次次提高它们的纪念价值。特别是在一些地区、单位和学校里,日常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很多,不妨多角度多层次地发挥它的作用。

譬如,就一所学校来说,单每年评选出的优秀作文和美术作品都相当可观,保存一段时间以后,可以把它当成奖品分发,当小朋友拿到老学长当年的手迹时,欣喜之情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如今科技发达,录音、录像技术已普遍使用,一些纪念品的复制与再处理可能还会让它们闪烁出更新的光彩呢。

让更多人重视纪念品,让纪念品发挥更大的作用。

说起纪念,就是对某些人或事的时时记起和念念不忘。不少纪念是无载体的,记在人们的心中。而很多情况下,纪念依附着一定的载体,如纪念碑、纪念像、纪念馆、纪念照、纪念册,乃至纪念封、纪念币、纪念邮票等等。每天换下的天安门升起的国旗当然是纪念品,因为它是祖国的象征,而当它覆盖在烈士或老同志遗体上时,它又成了褒奖,具有了第二次的纪念意义,这就显得更有价值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值得纪念的人与事与日俱增,由此而来纪念物品自然也就应接不暇。怎么充分体现它们的纪念意义,怎么更有效地显示它们的纪念价值呢?精心整理与收藏应当是起码的,充分地陈列与展览也是应当的,但东

偶孙悟空也就成为陈为群的代表之作、成名之作。当时有不少青年当木偶演员专业思想不稳固,瞧不起木偶表演,陈为群在剧团黑板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写道:“我要大声地说,我是木偶剧团的演员!”正是出于对木偶艺术的这份挚爱,使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优秀木偶演员。

陈为群和《握杖之技 舞杖之秘》

丁言昭

说,我是木偶剧团的演员!”正是出于对木偶艺术的这份挚爱,使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优秀木偶演员。

1962年陈为群进入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木偶表演班学习。他一见小木偶就喜欢上了,甘当幕后英雄,认真地学习木偶的操作技术。我们团主要是杖头木偶,右手举木偶,左手拿两个杆子,长期训练下来,总是右手比左手粗壮,陈为群不觉得苦,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快乐。别看陈为群不爱说话,但是他的眼睛在看,心在记,善于观察,善于学习。

我们团开始建团时,有8个老演员,人称“老八哥”,这是旧时木偶戏班中对老艺人的尊称,八个人唱红白喜事,正好摆个八仙桌吃饭,他们个个身怀绝技。陈为群真心诚意地向这些老艺人请教,他们也非常乐意教这个青年,使陈为群在木偶表演艺术上迅速成熟,悟到许多门道,渐渐地把担



前不多,我跟随团队来到四川雅安喇叭河自然保护区和四川洪雅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参加“大熊猫国家公园巡山员”活动。此行我并没有看到野生大熊猫,但是拍到了很多其他野生动物,例如:小熊猫、白颈凤鹇、藏酋猴、灰头鼯鼠、小鹿、猪獾等等,增长了知识,开拓了眼界。

我拍到的最可爱的动物就要属小熊猫了。小熊猫常被人们和小浣熊混混,但其实这是两种动物。小熊猫全身红褐色,因此也被叫做红熊猫。在瓦屋山拍摄的时候下大雨,但我们刚刚发现一只在树上睡觉的小熊猫,于是大家决定在原地蹲守,就这样,我们冒雨站了

一个多小时直到雨停,同样我们一起淋雨的野生小熊猫也开始起来整理自己湿漉漉的毛并下树进食。它很“配合”地吃了很久的竹子,待我把存储卡拍满、相机电池拍到没电,它才消失在茂密的竹丛中。除了小熊猫,我还拍到了白颈凤鹇,这是一种留着杀马特发型的

帅气小鸟,颈部的白色环形羽毛非常醒目。这只小鸟常在树枝间跳跃,因此很考验拍摄者的跟踪能力和对焦准确度。那些天跟随团队老师的拍摄,让我体会到设立国家公园保护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的意义,我要呼吁大家遵循“不擅闯,不投喂,不打扰”的原则,因为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七夕会



新时代表文化建设的如火如荼,木偶艺术正在蓬勃发展之际,陈为群的《握杖之技 舞杖之秘》出版正逢其时。该书是陈为群从事木偶表演艺术的成功经验总结,是一本培养木偶艺术人才的教科书,它的出版对木偶艺术的传承发展将会发挥重要作用。